

美国高校服务-学习:审视与反思*

李福春 李良方

摘要:服务-学习于20世纪下半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在美国兴起,并在实践领域不断拓展的基础上走向深入。发展至今,服务-学习观念不仅在美国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形式,而且对欧美、亚非等国家的高等教育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对美国高校服务-学习概念、内涵、特质及兴起缘由的深度审视,并对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反思,不仅有助于服务-学习本身的发展,而且有益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美国高校;服务-学习;反思

历史与现实表明,美国作为服务-学习的发端国,其服务-学习的理论和实践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作为教育体系中的最高端,美国高校在服务-学习中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操作研究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与国际的前列。目前,以“服务-学习”为主题的研究大多以美国服务-学习为考查对象,其中又以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研究为主,且每项服务-学习研究成果几乎都会引用美国学者的相关文献。由此可见,美国高校服务-学习具有世界意义。考察、分析美国高校服务-学习,并对其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加以反思,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无疑具有重大借鉴价值。

一、美国服务-学习的概念与内涵

对服务-学习概念及其内涵的把握,是研究服务-学习的逻辑起点。服务-学习是一种经验教育,其理论基础是经验理论学习。服务-学习的侧重点不在于从理论上证明生命是否有意义,而是通过实践赋予生命以创造的实际价值。服务-学习参与者的情感体验往往会给他们带来生命的感动并体认生命的意义。服务-学习将课程学习与社区服务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参与者学业和社会技能的发展,而且有益于参与者责任感、奉献精神、合作精神、公民意识的养成。

服务-学习的内涵在不断发展中逐步丰富。最早的服务-学习概念由“美国南部地区教育委员会”(Southern Region Education Board)于1966至1967年间提出。当时位于东田纳西州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与橡树岭联合大学(Oak Ridge Associated Universities)合作组织了一项

服务当地社区的活动。这次服务项目得到了田纳西州大学生与教职员的积极响应,service-learning(服务-学习)一词便是用来专门描述这项由当地大学生与教职员积极参与服务当地社区实际需求的活动的。基于上述产生情景,“美国南部地区教育委员会”将服务-学习定义为一种手段与途径,目的在于多元发展学生的学习机会,使学校成为有社会参与的学习场所。

人们对服务-学习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肯德尔(Kendall)就曾指出,有关服务-学习的定义从文献上可以找到147种^[1]。1990年,美国国会批准成立的“全国服务-学习交流中心”(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Clearinghouse, NSLC)以为服务-学习提供各种信息和指南为主要职责,堪称美国最全面的服务-学习资料库。从中可梳理、归纳出有关服务-学习概念、内涵的代表性观点。

“全国服务-学习交流中心”官方网站指出,服务-学习是一种教学和学习策略,该策略旨在通过融合社区服务活动、课程学习与结构化反思,丰富参与者的学习体验,增强公民的责任感,并促进社区发展^[2]。1990年美国“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指出,服务-学习是这样一种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社区服务,将其所学知识和技能运用到社区真实情景中,以此促进学生关心他人意识、良好公民意识、公民责任感的发展,同时满足社区实际需求^[3]。由此可见,服务-学习融合了学校课程与社区的实际需求。此外,该定义还强调了反思的重要性,明确要求为学生提供专门时间以对服务经验进行结构化反思,从而增强学习效果。

* 本文系山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20036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学习与服务美国”(Learn and Serve America)将服务-学习描述为一种特殊机会,以服务项目和课堂学习相融合的方式,为学生提供与社区发展实际相联系的机会。在该过程中,学生不仅主动参与到受教育的过程中,而且能够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到社会实际问题中,以此学生也扮演了积极、有用的良好公民形象^[2]。2007年萨莉娜(Sarena D. Seifer)和卡拉(Kara M. Connors)在为“全国服务-学习交流中心”编写的《高校服务-学习员工指南》中指出,服务-学习是一种有组织有安排的学习体验,这种学习体验融合了有准备、有反思的社区服务;服务-学习为高校学生的教育教学提供了社区情景,使他们能够把自身学术课程与公民角色连结起来^{[4]9}。

二、美国服务-学习的特质

综观对服务-学习概念和内涵的诸多阐释,虽各有不同,却有着大致相同的主体特质。

(一)教育性:服务-学习的应然与实然

教育的出发点是人,归宿点也是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教育价值观念亦在不断变化。就教育概念内涵演变的轨迹而言,现代社会中的“教育”已经从古代社会时期其第一义“道德人格的善良”工作者,即教育的本义,近代社会时期其第二义“健全人格的完善”,转向其第三义“人的社会性格之完善”。教育“三义”之间并非简单地以新代旧,而是新义之中包容着原有的含义^{[5]64}。美国高校服务-学习以课程为载体,鼓励青年学生投身社会服务活动。其中社会服务中的“社会”所指甚广,包括学校、社区、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其要旨在于通过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服务活动,培养他们探索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自主能动性,强化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促进他们对公民责任的了解,养成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增强他们对社会和人的理解力,对不同文化和族群的尊重意识,形成文化多元化的观点;学会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善于与人沟通、协作,尊重团队合作;引导他们懂得学以致用、在做中学,锻炼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见,服务-学习把青年学生视为社会的潜在资源,其设计理念在于通过“社会”中的服务培育青年学生的社会性品格朝完善方向发展。

那么现实中学校作为“教学生学”的机构能否满足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呢?这取决于学校教育教学中所提供的是一种什么状态的“知识”^{[5]73}。大体来说,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书本上用符号记载下来的,属于二手知识;另一种是通过个人经验获得的或经验验证的知识。虽然在杜威看来,第一种知识不一定能对学生

的行为或其道德性格发展产生影响这一观念有所偏颇,但他指出第二种知识有可能促成学生行为的产生或性格的成长这一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服务-学习设计理念兼顾上述两种知识,不仅有书本理论知识的指导,同时又为学生提供获得真实经验体验的机会,并在情景中验证经验,以促进知识产生行为,通过行为来完善性格。大量相关服务-学习的研究表明,服务-学习能够促进个人学术技能,激发个人潜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市民、文化与社会参与意识^[6-9]。可见,服务-学习既蕴含了教育的应然判断,又包含了教育的实然状态,其终极指向在于合格社会公民的培养。

(二)并重性:“服务”与“学习”的关系

如何处理“服务”与“学习”的关系是探讨服务-学习的首要问题。按照美国学者西格蒙(Sigmon)的观点,服务与学习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其主要特征为重学习目标,轻服务效果;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其主要特征为重服务效果,轻学习目标;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其主要特征为服务与学习无任何联系,完全分离;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其主要特征为服务与学习并重,二者相互促进^[10]。由此可知,对“服务”或“学习”的偏重程度是区别不同类型服务项目的基本标准。学校中传统的课程学习类似于第一种类型,只关注学习目标的强化,忽视服务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志愿服务、社会服务类似于第二种、第三种类型,只强调参与者对他人的奉献与服务精神,不重视服务中的学习效果,或者服务与学习之间并无关联;本文所述的服务-学习理念则属于第四种类型,其中“服务”与“学习”二者并重,换言之,偏重其中任何一方,便不能称为服务-学习。虽然“服务学习”是表征偏正关系的短语,其中“服务”是方式手段,“学习”是目的,但是服务-学习理念却凸显了二者的同等重要性。服务-学习中的“服务”泛指社区行为、公民行为、志愿活动等对他人、社会的友好行为;“学习”主要包括探究、反思、评价等过程。服务-学习包含了服务与学习两者,既强调参与者的服务行为,鼓励学校、社区、学生、教师等积极参与服务活动,亦突出参与者的学习,尝试将所学知识用于现实问题,探索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予以特定时间供参与者反思,反思服务-学习目的是否达到,反思服务活动与课程的关联性,反思服务-学习前后学生自身及问题的变化等;评价知识信息的过程,评价自身学习效果、社区问题解决状况、该服务-学习活动的利弊等^[11]。可见,服务-学习中“服务”与“学习”犹如一枚硬币之

两面,不分孰轻孰重,两者同等重要。

(三)反思性:服务-学习两大核心概念之一

众多研究者指出,反思性和互惠性是服务-学习不可或缺的要害。正如马里兰大学负责社区服务的雅克比(Barbara Jacoby)所言,反思性和互惠性是服务-学习的核心概念^[16],二者是服务-学习区别于其他传统形式的经验学习之根本所在^{[4]5-6}。事实上,服务-学习是一种经验教育,但并非所有经验都具有教育性,都能带来学习领悟。经验教育哲学之父杜威认为,反思是促进知识产生的关键^[12]。所以说,实际经验要想对参与者产生学习效果,必须通过反思环节,即反思性是有效服务-学习的核心环节^[13]。反思贯穿于服务-学习的每个阶段,可以由服务者做出,也可以由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共同做出;其主要形式为反思报告,如笔记、过程性记录、经验式研究报告、口头报告和讨论等;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将课程内容运用于所服务的社区情景中,强化课程内容,提升专业了解,增强对所服务社区的了解,锻炼学生批判思维能力、领导能力,合作能力。可见,服务-学习中的反思,既是一种构成要素,又是一种实践方式,同时是一种学习和教学方式,指向于思维能力的发展,理解能力的增强,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14]。值得注意的是,反思行为是服务-学习与社区服务的显著区别所在,正如美国教育改革服务-学习联盟(Alliance for Service-Learning in Education Reform)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当学习中伴随着结构化的服务体验反思时,社区服务才能转变为服务-学习^[15]。

(四)互惠性:服务-学习两大核心概念之二

研究表明,只有当服务-学习中服务提供者与接受者相互受惠时,服务-学习才能称得上真正发生了^[16]。互惠性也是服务-学习与志愿服务的根本区别所在^[17]。志愿服务强调不求回报的利他行为,无偿性是其显著特征之一,奉献精神是志愿服务精神的精髓。而服务-学习不仅有助于服务提供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而且能够通过促进学生学习成果的方式来提升学校教学质量和效果,实现学校服务社区的职能,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被服务方——社区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使社区真正获益。服务-学习对各方参与者均具有积极的、意味深远的和切实的影响,可实现多方互惠,而非无偿性或单惠性^[18]。值得注意的是,服务-学习不是学校课程的附加,而是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高校服务-学习主要通过服务-学习课程来实施。高等教育只有借助课程才能取得教学的有效性。因此,服务-学习所强调的互惠性也是通

过课程化的服务方式来实现的^[19]。

综上所述,服务-学习是运用服务活动与学校课程相结合的手段,引导学生以所学知识,投身于社会服务,以期满足社会现实需求与长足发展、学校服务社会职能、公民教育的三重目标。服务-学习的教育性保证了服务-学习课程设置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如何处理“服务”与“学习”的关系是服务-学习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服务-学习中二者并重,相辅相成;反思性与互惠性是服务-学习的核心要素,是其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服务活动或经验学习的根本所在。

三、服务-学习缘何在美国高校兴起

(一)服务-学习的兴起与美国公民服务社会和主动参与的社会传统直接相关

美国社会是具有强烈的主动参与特质的社会,美利坚民族是典型的参与者的民族。“虽然美国人对公共领域疑虑重重,但是他们参与志愿性社团和公民组织的程度,却在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公民之上。尽管困难很多,但大多数美国人都感到必须主动参与。”^[20]美国公众眼中的成功并非个人成就或个人所取得的地位,而是指通过他的努力促成的社会集体意识的体验,因此他们很重视社会责任的承担。“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在社会上做个‘好人’,就是他们职业的一部分,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比他们在职场中的地位更重要。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经历与别人的隔绝开来,而愿意从新的经验中学习。”^[21]高度的社会参与性催生了美国传统的志愿服务、社区服务的广泛发展。服务-学习强调社会参与性、利己利他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等核心精神,这与美国公民主动参与的国民性格、传统的志愿服务和社区服务精神一脉相承。

公民服务社会和主动参与性的传统在美国由来已久,宗教是养成这种国民性格的原动力。美国宗教渊源于17世纪前北美殖民地创建者——清教徒,是伴随着美国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且一直都是美国文化中重要且显著的组成部分。对美国人而言,宗教绝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些宗教团体还通过建立的非营利组织向社会提供服务,实施善行。可以说,宗教已成为美国民众追求善行的最普遍的推动力,源远流长的宗教行为造就了美国民众的服务奉献精神、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国民性格。这种独特的民族气质与美国服务-学习的兴起直接相关,并为服务-学习在美国的壮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根基。这也迎合了美国大学从诞生之际就开始的服务文化传统。正如

伯顿·布莱德斯坦(Burton J. Bledstein)所说:“美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为了服务和促进社会中的专业权威而诞生的。”^[22]

(二)来自联邦政府的政策、财政支持使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发展获得了强大的外部助推力

美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时,总是将教育视为一种关键因素。因此,联邦政府对高校服务-学习的施行予以法律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其中以老布什政府期间的1990年“国家社区服务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 of 1990)及克林顿政府期间的1993年“社区服务信托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Trust Act)为典型^[23]。1989年老布什总统在白宫创立了“全国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Service),翌年,又设置了“光明点基金会”(Points of Light Foundation),紧接着,老布什政府通过了1990年“国家社区服务法案”。该法案通过创设“学习与服务美国”(Learn and Serve America)项目,为参与服务-学习的高校提供财政拨款,并允准设立“全国服务-学习交流中心”为服务-学习的推行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指南。该法案可视为美国政府对服务-学习的全盘性与实质性的支持。之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继承了老布什政府对服务-学习的支持态度,并于1993年出台了“国家与社区服务信托法案”。该法案明确了联邦政府基金支持各州开展以学校为主体的服务-学习,保障服务-学习的合法地位。这激起了高校中开展服务-学习的一股热潮。根据该法案,克林顿政府还成立了“美国志愿服务团”(AmeriCorps)、国家与社区服务协会(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CNCS)。这些政府行为极大地扩展了市民、青年学生为国家服务的机会,迅速将服务-学习扩展到全国范围,进而提升到国家层面。

(三)服务-学习是改革美国高校教育模式的一种有效途径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集中于城镇经济底层的人群、农民、黑人与老人群体。这与逐步走向富裕的美国社会形象极不和谐。为此,以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总统为首的联邦政府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向贫困宣战”运动。在这场反贫困战争中,教育被视为消除贫困、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正如1964年9月28日约翰逊总统在布朗大学所做的演讲中所言明的那样,在美国,所有问题的答案——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纳为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教育”。

这意味着大学教育与社会两者相关性的增强^[24]:转变与现实社会隔绝的传统封闭状态,走向社会开放性,强调所传授的知识与社会实际的联系性,重视学生社会技能的养成,鼓励学生投身社区服务,引导学生学以致用,用所学知识、技能来解决服务中遇到的问题,并在服务中深化理论知识、提升实践技能。这构成了服务-学习的两大主体“服务”和“学习”。

传统“象牙塔”式的大学教育,只强调抽象理论知识而忽视社会实际需要,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作为教育主体的青年学生逐渐与社区疏远,相比其他年龄阶层的群体,他们对美国社会传统的志愿服务和社会服务表现相当冷漠。显然,传统模式的高校教育已经不能再适应时代的需求,由此催生了高等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在高等教育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尝试中,“服务”与“学习”并重的服务-学习诞生了。服务-学习将学校课程与社区服务相结合,突出课程的社会性,强调学生对社会服务的参与性,追求学校、学生、社会之间的互惠性,这不仅有利于学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实现,促进学生学术性发展,增强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人合作、沟通等方面能力,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主动参与等公民素质,同时有助于相关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服务-学习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美国大学教育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问题。

事实上服务-学习不仅是美国高校教育模式变革的有效途径,甚至被视为解决未来社会问题的法宝。如著名经济学家杰里米·利夫金(Jeremy Rifkin)所言,“21世纪的服务-学习可能会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高校服务-学习方兴未艾、发展迅猛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服务-学习理论基础的研究也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发展

美国学者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指出,“只有发现必要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为服务-学习外推提供一个可预测的基本模式”^[25]。关于服务-学习理论基础的研究又以对杜威教育哲学的研究居多,因为杜威在服务-学习理论构建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最大^[26]。同时也应承认,对服务-学习概念的泛化甚至误读,也是服务-学习在美国高校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前文已经提到,在服务-学习中服务与学习是同样重要的,二者互相促进,互为手段和目的,只有service-learning才能准确表达“服务-学习”的内涵。既有的一些相关研究把service learning等同于service-learning,把“服务学习”等同于“服务-学习”。这种混用对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研究的兴盛也起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对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研究的兴盛又助推了其实践的繁荣。

四、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发展趋势

玛莉·莫尔(Mary Moore)和蓝采风(Phylis Lan)认为服务-学习范式主要有四种^[27]：前两种均为社区参与型，第一种以满足社区需要为主，第二种以满足学生学习为主；第三种是前两种的综合，被称为理想的综合型；第四种是一种新兴范式，主要基于近几年服务-学习项目逐渐将其场所设定在国外，或者是多采用跨学科的方式来推行服务-学习项目而划分的，称之为国际化/跨学科范式。这四种范式并非截然独立，它们存在着内在的关联，第三种包含了第一种和第二种，而第四种则建立在第三种基础上，是服务-学习范式的发展趋势。第四种范式预示了服务-学习未来发展趋势——走向国际化与全球化。国际化、全球化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强调世界教育领域内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共同解决世界教育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等教育全球化则是基于经济的全球化，集中表现为高等教育市场和体制的全球化。前者是后者的前奏，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诞生于高等教育中的美国高校服务-学习也必然走向国际化、全球化。

早在2001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便举办了首届服务-学习国际研讨会(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rvice-Learning Research)，2005年第一届高等教育服务-学习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ervice-Learning, ISSL)首次在南非举行，由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与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联合举办，该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2011年第四届会议在中国宁波举行，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教师、学生和社区之间的联系”(Connecting the Global to the Local)为主题。本次会议将服务-学习置于全球的国际视野下，重点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开展国际服务-学习项目、增强全球范围内的各国高校间的服务-学习合作等问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特别是那些服务-学习开展较为成功的高校，开始与其他国家共同开展服务-学习项目。

例如，位于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的美国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一直是推广服务-学习的示范性高校，这所大学曾因在服务-学习方面的突出表现而荣登2006年首届总统高等教育社区服务荣誉榜(The President's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y Service Honor Roll)。该校将是否参加服务-学习视为学生毕业考核的一项标准，要求所有本科生在毕业前

需完成两个阶段的服务-学习。所要求的服务-学习既可以是本国本地区的，也可以是跨地区、跨国家的。杜兰大学不仅有“公共服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Service)等专门机构以指导服务-学习项目的开展，同时开展了多样的服务-学习项目，不仅有学校开展的服务-学习项目，如“杜兰应急医药服务”(Tulane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还不乏所隶属的二级学院结合自身优势而创立的服务-学习项目，如建筑学院开展的“城市建设”(URBAN Build)项目。杜兰大学不仅在本地区、本国推广服务-学习，还与其他国家高校展开服务-学习项目合作，如与上海复旦大学、山东济南大学联合开展服务学习活动等。

五、对美国高校服务-学习存在问题的反思

(一)廓清高校服务-学习的内涵

服务学习、志愿服务、社区服务是相互区别的，三者在本质属性、价值目标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是服务-学习源于志愿服务精神，是在泛化的社区服务形式中发展起来的，服务-学习包含了志愿服务与社会服务的共有的“服务”要素，这又使三者密不可分。随着时间、空间背景的变化迁移，三者的发展前景又是怎样的呢？仍然是各司其职呢？还是合三为一呢？目前学界对此的看法不一，这两种观点各有支持者，且不分仲伯。笔者认为，就服务-学习的发展趋势而言，在今后的发展中，美国高校服务-学习不会与其他二者归而合一，主要原因在于其本身与学校课程存在着高度相关性。

(二)重视高校服务-学习的学术价值

学术泛指系统性、专门化学问，侧重知识性和研究性。大学是探究各种知识的场所，以追求科学和学术为任务，目的旨在窥察知识与真理全貌，一直被视为学术机构塔尖、学术产出中心基地。显然，美国高校中的服务-学习更侧重实践层面，主要适用于教学中，因此，美国大学中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一直对服务-学习与学术课程的相关性持否定态度，进而反对高校中服务-学习理念的实施。关于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学术性问题，1996年美国学者博耶(Ernest L. Boyer)提出这样的观点：服务-学习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强势发展，促使了学术发展中的重大变化，高等教育界从此开始接受“参与型学术”(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28]。可见，重视高校服务-学习的学术价值是服务-学习实践对服务-学习理论提出的吁求，也是高校服务-学习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顺势所趋。

(三)把握高校服务-学习的推行方式

相关研究指出，服务-学习发展中面临的最根本

问题在于其在学校中的推行方式到底是实行“强制型(Mandatory)”还是“自愿型(Voluntary)”。美国高校中服务-学习的推行亦存在着这种争论,至今尚无定论。在此背景下,美国高校主要是通过开设服务-学习相关主修课程(如布莱恩特大学)、辅修课程(如旧金山大学)、颁发服务学习相关证书(如圣路易斯大学)三种方式推行服务-学习,并使之得以认可,其中又以采用第二种方式的高校居多。笔者认为,服务-学习应加大服务-学习的宣传,使学生充分意识到服务-学习的真正意义所在,让其根据自身专业、可投入的时间等具体情况自主选择。

(四)明确高校服务-学习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就服务-学习影响效果方面的研究而言,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参与者短期内的影响效果研究,缺乏对参与者进行长时段的追踪研究;研究所反映出的服务-学习效果通常体现在学生学术性发展、未来职业选择、个人态度等方面,缺乏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社会理解力等方面变化的体现;大多研究仅对学生在服务-学习中的体验进行了描述,而忽视了对学生性别、家庭背景、文化差异等个体文化背景的研究。由于上述不足,服务-学习影响效果的科学性、确切性与持续性较难得以证明,与此相关的研究亟待加强与改善。

(五)认清高校服务-学习的努力方向

美国政府对服务-学习的政策是相当灵活的。政府要为公众服务,公众也要为政府服务,两者的关系非常微妙。随着服务-学习主体的变化,服务-学习的重心也在发生变化,但服务-学习的核心主旨是变动不居的。这与美国社会民主化发展的现代化趋势密不可分。服务-学习热潮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志愿服务运动^[29],但志愿性服务的重要性及意义不能被夸大,更不能被视为适当的政府行为和社会政策的替代品^[30]。1980年上台的里根政府,采用保守路线,减少政府预算或者干脆摒弃对一些社会公共领域项目的扶持,高校服务-学习项目也未能幸免。由于缺少了政府层面的政策、资金支持,服务-学习只能依靠自身的“服务”而变得举步维艰,一度陷入低靡。发展至1981年,于1971年由全国服务-学习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ervice-Learning)创刊的旨在推进学习与服务连接的《协作者》(Synergist)杂志被迫停刊,1982年该中心也终止了服务-学习活动。因此,在通过服务-学习解决社会发展中突出问题时,应该将联邦政府的政策、资金、技术等支持视为首选,而非单纯依赖服务-学习中的“服务”。

(李福春,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讲师, 山东济南 250022; 李良方, 山东英才学院学前教育学院讲师, 山东济南 250104)

参考文献

- [1] Barbara Jacoby and Associates. Servic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oncept and Practices[M]. San Francisco, Calif.: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6.
- [2] What is Service-Learning?[EB/OL]. <http://www.servicelearning.org/what-is-service-learning>.2012.
- [3] The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of 1990[EB/OL].http://www.californiavolunteers.org/documents/About_Us/nca1990.pdf.2012.
- [4] Seifer S D and Connors K.Eds. Community Campus Partnerships for Health. Faculty Toolkit for Servic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Scotts Valley, CA: 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Clearinghouse, 2007[EB/OL]. http://www.servicelearning.org/filemanager/download/HE_toolkit_with_worksheets.pdf.2012.
- [5] 陈桂生.回望教育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6] Lessons from a service learning trip to Haiti[J]. Am J Health-Syst Pharm, 2011, 68(01).
- [7] Anne Perez Hattori. Teaching History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Guam[J].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2011, 46(02).
- [8] Maureen Casile, Hoover Kristine F, O'Neil Deborah A. Both-and, not either-or: knowledge and service-learning [J]. Education & Training, 2011, 53(2/3): 129-139.
- [9] Rukhsana Aslam, Tara Jaffery, Zareen Zaidi. service-learning: increasing civic responsibility in Pakistani students [J]. Medical Education, 2011, 45(05):524.
- [10] Furco Andrew. "Service-Learning: A Balanced Approach to Experiential Education"[EB/OL]. Expanding Boundaries: Service and Learning. Washington DC: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Service, 1996.2-6. http://www.urmia.org/library/docs/regional/2008_northeast/Service_Learning_Balanced_Approach.pdf.2012.
- [11] What Makes Service-Learning Different Than Other Forms of Service or Experiential Learning?[EB/OL]. http://www.usfca.edu/uploadedFiles/Destinations/Institutes_and_Centers/OSL/docs/what_makes_sl_different.pdf.2012.
- [12] John Dewey.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M].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33:7.
- [13] Essential Elements of Service-Learning[EB/OL].http://www.servicelearning.org/filemanager/download/203_Essential_Elements_of_Service-Learning.Revised.pdf.2012.
- [14] 张华.论服务学习[J].教育发展研究,2007(5A).

- [15] Service-Learning: A Balanced Approach to Experiential Education[EB/OL]. http://www.ucalgary.ca/ccel/files/servicelearning/Furco_1996_A_Balanced_Approach.pdf. 2012.
- [16] Andrew Furco. "Service-Learning: a Balanced Approach to Experiential Education" Introduction to Service-Learning Toolkit. Campus Compact, 2000: 9.
- [17] Govekar M A and Rishi M. Service learning: bridging real-world education into the B-school Classroom[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2007(9/10).
- [18] 2012 Semester of Service Strategy Guide[EB/OL].<http://tools.ysa.org/downloads/semester/YSA-SOS-Guide.pdf>. 2012.
- [19] 蓝采凤,徐为民.服务-学习在高等教育中的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09.
- [20] 罗伯特·N·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M].翟宏彪,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247.
- [21] 李政云.慈善基金会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案例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31-232.
- [22] 马斯登.美国大学之魂[M].徐 骏,程 悦,张离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1.
- [23] Formative Years Lessons from a Decade in the Service-Learning Field [EB/OL].<http://www.servicelearning.org/filemanager/download/166/Formative%20YearsRev.pdf>. 2012.
- [24] Stanton T K, Giles D E, Cruz N I. Service-learning: A movement's pioneers reflect on its origins, practice, and future[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9: 13.
- [25] Robert Merton(1949).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Illinois: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转引自:徐碧鸿,张 阳.从杜威教育哲学论服务学习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化[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7(06).
- [26] Robertson E. Is Dewey's education vision still viable?[J].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1992(18).
- [27] Mary Moore, Phylis Lan Lin. Servic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Paradigms & Challenges[M]. 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 Press, 2009: 1-14.
- [28] Boyer Ernest L. The 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J].Journal of Public Service & Outreach, 1996, 1(01).
- [29] Sheffield E C.Philosophical Clarification of Service-learning [D].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 AAT 3095 1 1 1, 2003: 31-32.
- [30] Eby John W. Why Service-Learning Is Bad[EB/OL]. http://www.messiah.edu/external_programs/agape/servicelearning/articles/wrongsvc.pdf.2012.

Service-learning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Li Fuchun¹ Li Liangfang²

(College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olleg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handong Yingcai University, Ji'nan 250104)

Abstract: Service-learning has grown up as an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teaching method in America in late 20th century, and gone into mature with its broad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Nowadays, the concept of service-learning has not only been an important type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with its more and more popularity, but has great impac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some countries i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So, it is go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learning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tself, also growth of higher educ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to make deep analysis on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characters of service-learning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ave thorough reflection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ervice-learning; reflection